

本期主题：中秋

家乡月饼

■赵琼

中秋节亲戚间不免走动，我便与丈夫一同到商场去挑选月饼礼盒。别说，超市里的月饼品类齐全、包装精美，一时间我们反倒有些难以取舍了。

最后，还是丈夫拍板，流心的、豆沙的、莲蓉的各买了两盒。除我们自己留一盒流心月饼外，其余全部送给亲友。

流心月饼看上去高端又有档次。只是吃起来有些许甜腻，好似吃到咸鸭蛋馅料一般，化在舌尖绽开别样的滋味。虽说味道别致，我却格外地想念起了家乡的老月饼。

母亲虽然连大字也不识几个，手却格外巧。她能做得一手好菜，谁家办喜事都会请她去帮忙。

那年中秋，父亲为了跑长途多赚些钱，没有回家。我在村口的小卖部噙着眼泪不肯挂电话。父亲不住安慰我：“囡囡乖，等爸爸回来给你带城里最好吃的月饼。”而我只是不停哭着：“我不要月饼，我要爸爸！”最后还是母亲叹着气把我带回了家里。

见我不能和父亲一起吃月饼、过中秋而哭，母亲默默走进了厨房。面粉、黄油、苏打粉、豆沙馅之类的东西都是母亲一早备好的，她一遍遍地筛着面粉，又不时加入玉米油搅拌，很快一个个圆团子便出现了。母亲将馅料依次裹入面粉团里，用手将面团封口捏紧，形成月饼的生胚。再用模具压出花纹，刷上一层蛋液再上锅烤制。不多时，我便闻到了豆沙的香味。

母亲端了个小盘子笑盈盈地走出来：“喏，今天你先把月饼吃了，等爸爸回来他再把剩下的月饼吃了，这样你也算和爸爸一起过中秋吃月饼了。”那时的我被喷香且金黄的月饼吸引了，不顾饼还是烫的抓过就往嘴里塞，母亲直叫我“小馋猫”。其实，母亲做的月饼不住掉饼屑，豆沙馅也放过了过多的糖，吃起来并不是绝佳的滋味，只是对那时的我来说意味着关爱和团圆。

后来，母亲做月饼的手艺也日渐精进。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配方，一遍遍地尝试、调整，而我也充当了她的“小白鼠”，成为了她的第一位客人。可母亲的月饼只送不卖，每每中秋将至，她都会起个大早，准备做月饼的馅料。随着香气四溢，她会用夹子将月饼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包起来、绑上线，叮嘱我给左邻右舍送去。我忍不住嘟囔：“月饼都给他们了，我们就不够吃了。”母亲却告诫我：“你爸常年在外跑长途，多亏了左邻右舍对我们的照顾。做人，得有一颗感恩之心呐。”我好像懂得了什么。

读大学后，因开学临近中秋，母亲会提前做好月饼让我带给舍友们，分享这份团圆情。母亲做的月饼虽然朴素简陋，但却盛满了她的爱意。

想到因工作忙碌，我已好久没回家了，我握着流沙月饼不禁有些感慨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快递员笑着说：“也不知是啥贵重东西，寄件人一直叮嘱我们小心轻放呢。”

撕开包装，里面是牛皮纸包着的老式月饼。吃着熟悉的乡味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

桂北民俗

■莫喜生

又是一年中秋，每年中秋民俗的仪式感让我们铭记佳节，不忘先贤。在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今天，已渐渐远离我们日常的中秋民俗，又唤起我们久别的乡愁。

古籍中，关于桂北中秋民俗活动的记载，有详有略。如《临桂县志》里仅留：“八月十五，中秋供月”而已。对当地节庆和民俗了如指掌的老文友告诉我，其实，中秋佳节，在桂林市临桂区还曾经流传有“闷子姜鸭，喝桂花酒，吃饼赏月；男孩们戴猴子、罗汉面具，跳舞拜月，女孩拜‘撮箕’学女工，识文断字……”如此等等，可谓丰富多彩。

临桂区第一长河义江，两岸水资源丰富，土地肥沃，既宜种白菜萝卜，更方便种姜葱和养家禽。民谚曰：“庙头的风，五通的葱。”讲的是庙头，因地势平坦，一到下半年就劲风不断，而义江流域内的五通镇四季流水不断，土质疏松，且种姜葱、养鸭鹅是村民们的拿手活，所以多产姜葱等蔬菜。风调雨顺的年成，时至中秋，鸭鹅已长成，姜葱上市，桂花也开了。宛田瑶族乡、五通、两江、茶洞、中庸等镇的村里人，吃着子姜焖鸭，就着月饼喝桂花酒，天南海北、古今中外聊天，悠哉乐哉。

文化之乡的临桂区，舞庆中秋，种类繁多：有彩调桂剧，傩舞猴舞和拜“撮箕”等。古老的傩舞已失传多年。傩舞动作幅度不大，用于拜神祈福。多于每年秋后开始，舞者须戴厚实笨拙的木制面具。跳猴舞的时候，男孩们头戴竹木刻成的猴和罗汉面具，一前一后，或进或退，在街头巷尾，晒坪上，围绕这个情景再现：笑容可掬的大肚罗汉，手执柚子叶或者桂树叶，引诱活泼可爱的小猴子，一会爬上树，一会分叶摘果。把主角与配角围成圆圈的是，饮桂花酒，尝桂花月饼，快乐无比的老人小孩。中秋节里的彩调剧目，数幽默快乐的《王三打鸟》和《三看亲》吸引观众。拜“撮箕”是在临桂区两江镇和茶洞镇等地流行的，老人们教化和点拨青年女性开蒙女工，与社会生活接轨，类似于私塾的授业解惑模式。

桂北各地盛产桂树桂花，临桂区更甚。桂花飘香的时候，也就到了赏月吃饼的中秋佳节。临桂区几个古镇，都有制作月饼的能工巧匠和作坊，在冬瓜五仁、甜肉叉烧饼馅里融入金黄色的桂花，后刷上蛋清或者蛋黄，烤制出来的月饼，香气宜人；华灯初上，明月缓缓上升，看，眼前案台上作为供品的月饼，金黄透亮，别说我等凡夫俗子垂涎三尺，连仙界月神吴刚和嫦娥也经不起诱惑，按捺不住呢。

阖家团圆

■阳宏辉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数十年如白驹过隙，但记忆深处，那个六七十年代的中秋节，却如同烙印一般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。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人们的生活简朴而艰辛，每一餐每一食都显得尤为珍贵。

记得那年中秋，天边的月亮格外圆润，银辉洒满大地，给这清贫的时光添上了一抹温柔的色彩。家家户户都在为这个团圆的节日忙碌着，而我，一个对美食充满无限憧憬的孩子，心中更是充满了期待。在那个年代，米粉已经是难得的奢侈，更别说是那鲜美的鸡鸭鱼肉了。

母亲深知我们对节日的渴望，也深知家里的经济条件无法满足我们对美食的所有幻想。于是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用家中仅有的几斤大米换来了米粉，打算为我们做一顿特别的中秋晚餐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心中的喜悦简直难以言表，仿佛已经闻到了米粉那独特的香气。

中秋当天，母亲早早地起床，开始忙碌起来。她先是细心地将米粉浸泡在开水中，让其变得柔软而有弹性，然后捞出控干水备用。然后，她又开始准备其它食材，虽然没有鲜美的肉类，但她却巧妙地用家中现有的蔬菜，如辣椒、葱花、大蒜等，烹制出了一锅香辣可口的辣椒汤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厨房里逐渐飘散出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。我迫不及待地守在灶台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口锅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错过这难得的美味。终于，母亲一声令下：“开饭了！”我飞奔过去，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。

那一刻，我简直被这种前所未有的美味征服了。米粉滑嫩可口，辣椒汤鲜辣适中，两者相互融合，产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风味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一碗接一碗，仿佛永远也吃不够。母亲看着我那副贪吃的模样，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她说：“孩子们，虽然我们没有肉吃，但这米粉和辣椒汤，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心意和团圆啊。”

那晚的中秋节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这份简单而温馨的晚餐。月光如水，映照着我们笑脸，也映照着我们心中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团圆的珍惜。虽然时光已逝，但那份难忘的记忆却如同这中秋的月光一般，永远刻在我的心中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品尝到米粉和辣椒汤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六七十年代的中秋节。那个时代的贫困与艰辛已经成为了过去的风景，但那份对团圆和幸福的渴望却永远不会改变。我相信，无论未来的路途如何艰难，只要我们心中充满了爱和希望，就一定能够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中秋节。